

不完美，很幸福！
为爱做加法，为矛盾做减法！

阿巳 著

不完美太太

南海出版公司



不完美太太

阿巳 著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完美太太/阿巳著.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0.10

ISBN 978-7-5442-4900-3

I. ①不… II. ①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63564号

不完美太太

阿巳 著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 昕
特邀编辑 刘恩凡 金马洛
装帧设计 蔡阳阳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211千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4900-3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谁能否认那些为爱燃烧的日子，是我们一生中最灿烂美好的回忆？！

引子

我最大的长处，就是善于将人生道路上的每一块绊脚石转化为动力和财富，离婚这件事也不例外。

结婚三年，我和夏一的婚姻经历了无数次鸡飞狗跳、刀光剑影的磨合，我怀揣顽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信这是调教出一个好老公所必须经历的阵痛，坚信“妇唱夫随”的美好曙光一定就在不远的前方。可惜，曙光还没看到，倒是先看到了小三的华丽登场。

我承认自己很失败，也认为对待失败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一切推倒重来。所以，事情败露后，夏一甚至还没回过神来，就已经糊里糊涂地被我牵着鼻子完成了离婚所需的一切手续。从民政局出来的时候，夏一看看了手里捏着的离婚证，苦笑着点了点头：“苏浣，算你狠……”

我耸耸肩，转身大步离去——说到狠，男人往女人心上捅刀子的时候

候可是从不手软，而女人又能怎么样？宁可笑着被记恨，也不哭着被怜悯，最多也就如此！

实际上，在一个没人能找到的地方，我足足用了半年的时间来对抗一切歇斯底里的情绪，哭、笑、酗酒、大叫大嚷……是的，我远没有别人所以为的那么坚强，之所以选择用最快的速度逃走，就是怕一不小心让夏一看到我的失控。

我爱夏一！五年的相恋、三年的婚姻，我爱他爱得铭心刻骨！也惟其如此，我可以容忍一切，却绝对无法容忍有第三个人出现在我们的感情世界中。

好在时间是治愈一切伤痛的良药。半年之后，我的情绪越来越趋于平静，性格中彪悍的一面开始渐渐占据上风。我站在局外人的角度，重新审视了我和夏一八年间相处的方方面面，就像一个终于开了天眼的得道高僧，忽然间醍醐灌顶，大彻大悟。我获得了凤凰涅槃般的重生，并决定将所有的失败与教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爱情没了就没了，但八年的青春岂能就这么白白浪费掉？傻也傻了，痛也痛了，能换来一片天宽地阔的新生活，也值了。

我精神抖擞地回到北京，拿出全部积蓄注册了一家婚介公司。

一个婚姻失败的女人做婚介服务，听起来实在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但现实往往会颠覆人们的逻辑。两年后，我的 LIT 婚介服务公司已经在业界小有名气，甚至有报社记者专程找上门来，给我做了一个整版的专访。

采访见报的那天，我买来报纸随便看了一眼，然后照例闷头忙我的工作。虽然只是对记者说了些官样文章场面话，但这篇采访显然还是起到了不错的宣传效果，让我桌上的电话一整天都在丁零丁零地响个不停。临近下班的时候，电话铃声再次响起，我近乎麻木地拿起听筒，一个熟悉的声音猝不及防地击中了我的神经。

“苏浣，是我。”

夏一？我愣在那儿，像是一瞬间穿越到了两年前的时光里，夏一的声音、语气还和我每次接起他的电话时一模一样，仿佛一切都不曾改变过。

还好我迅速从错觉中回过神来，尽可能自然地回应道：“哟，夏一吧？你好你好！”

在这种微妙的时刻，过分激动和过分冷淡都会让对方以为自己还放不下。最恰当的态度，应该像对待一个曾经关系亲密但现在已经疏于联系的老友。

于是我微笑着继续问道：“好久没你的消息啊，最近怎么样？”

“就那样，凑合活着吧！”夏一非常配合我的老友路线，说话的口气开始调侃起来，“今天上厕所的时候随便翻了翻报纸，看见你的照片，吓了一跳。行啊，混得不错！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叫你苏总才对？”

“得了，你就别拿我开心了，夏总！我们这种小本儿生意，哪儿敢跟您用一样的称谓！”

夏一呵呵地笑了笑：“有空能不能去你那儿拜访一下？”

“欢迎欢迎！”我落落大方地一口答应下来，“不过我上班时间一般比较忙……”

“那就等你下班以后去。”夏一干脆利落地说道，“要不然就明天吧，怎么样？”

“没问题！”

撂下电话，我坐在椅子上发了很久的呆——所有的镇定自若都不过是装出来的，毕竟深爱上了那么久的人，说心里没有一点儿波澜，这能骗得了谁呢？

如果夏一是因为看了报纸才想起给我打个电话，我倒并不奇怪，但他急吼吼地要跑来找我是为了什么？虽然我并不想自作多情，但恐怕任何一个女人和男人分手后都会情不自禁地幻想对方来求自己复合的情景，我和她们也没有什么不同。离婚后的两年里，这样的幻想不止一次地在我心头悄然滋长过，我甚至为自己设计了种种或优雅淡定或高高在上的拒绝姿态。现在，有没有可能这一幕真的要上演呢？

我们离婚时一切都断得很干净，离婚后的生活没有任何交集，如果夏一不是为了这个，我还真想不出他有什么其他动机。仅仅只是探探班、叙叙旧？对于夏一这种从来目的性都很明确的男人来说，基本上

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但是以夏一目前的状况来说，似乎也没什么必要来吃我这棵回头草。虽然我们从不联系，但他的情况我还是断断续续地了解到不少——离婚前他就自己兼职做了个网站，人气稀稀落落，一直半死不活地勉强维持着，离婚后他索性辞了职，一门心思弄网站的事，又拉了个颇有实力的投资人入伙，然后忽然一下就做得风生水起，短短两年内已经跻身访问量超高的国内知名网站行列了。我经常听到身边的人对他的网站津津乐道，也经常能在各路媒体上看到他的网站被反复提及。那么可想而知，夏一不再是当初那个拿着死工资养家糊口的小程序员，而已经是一个身家至少有几百万的青年才俊、一个超级抢手的钻石王老五，像他这样的，想找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当老婆那是易如反掌的。

想到这儿我有点儿啼笑皆非——都说稳定的家庭是事业发展的基础，在我们俩身上却恰恰相反，拴在一起时我们是再平庸不过的柴米夫妻，分开后倒都海阔天空了。看来我旺不了夫，他也旺不了妻，互相克对方倒是有可能，就冲这个，我也绝不能走回头路。

事实上，自打决定离婚的那一刻起我就再没想过要回头。我从来都要求自己做一个有担当的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就去承担什么样的结果，一切向前看，吃后悔药才不是我苏浣的风格！

所以，不管他夏一在打什么主意，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的原则保持不变。

我伸个懒腰放松了一下身体，利落地收拾好桌上的东西，关灯走人了。

第二天早晨，我跳下床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头扎进衣柜里面精挑细选。会见前任是一件超级麻烦的事情，太邋遢了固然不行，可也不

能让对方一眼看出你刻意打扮过，两种情况都会让对方自我感觉良好，这显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古话说“女为悦己者容”，其实这话说得很不全面。有时候为了某些“己不悦”的人，女人反而会“容”得更上心，比如情敌、比如前任……但即使打扮得再漂亮，一旦被人觉察出心思，也就落了下风，不露痕迹才是最高境界。

犹豫良久，我最终挑出了一条 Levi's 的限量版牛仔裤和一件宽松的 CK 白衬衫，样式很简单，但质地和做工都非常考究；脸上化了精致的裸妆，头发梳成干练的马尾，挎了只浅灰色的大帆布包，包带上系了一条薰衣草色的雪纺纱巾作为点睛之笔；最后，踩上机车短靴，对着镜子照了照，正是我理想中的效果——大气、随意又不失高贵的美丽。

我满意地点点头，大步流星地出门而去。

白天依然忙得不可开交，除了接待新客户、对着电脑里的男女客户资料给他们玩“连连看”的配对游戏之外，我还会不断地接到老客户们打来的电话，大多都是又和老公闹了别扭跑来诉苦的。没办法，我这个公司做的并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采用会员制，提供长期服务，不仅帮客户们寻找合适的结婚对象，还在婚后源源不断地给他们传授相处之道，以确保这段婚姻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帮客户调解婚后矛盾也是我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

“苏浣，我跟你说，我真是快被气死了！”做服装生意的北京姑娘小 Q，讲电话永远是一副风风火火的架势。“昨天我好不容易过个生日，早在几个月之前我就反复暗示小戴了，想让他送我一条白金手链当礼物，结果你猜怎么着？人家愣是不明白我什么意思，一个破蛋糕就把我打发了。你说说，一大家子人都看着呢，连我上中学的小表弟送的东西都比

他好，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啊？要是以后他老这么顽固不化我该怎么办？”

我简洁明了地告诉小 Q：“指望男人猜到你的心思，那是幼稚小女孩才干的事，你是吗？别忘了，你是信奉 LIT 法则的女人，别老整这弯弯绕，下次想要什么直说不就完了！”

.....

“老板，邵远昨天晚上又跟我怄气来着。”大美女米洛是个舞蹈演员，说话总是带着一种柔软的慵懒气息。“他打电话跟我说他有点儿发烧，偏偏我有个重要的演出经纪公司要应酬，实在走不开，回家晚了他就不高兴了。不是我不关心他，但是有什么办法啊，不应酬哪来的演出机会？他自己不挣钱也就算了，还一点儿都不理解我，我为谁啊？我还不都是为了这个家！”

我觉得有点儿好笑：“你们俩倒真是女主外男主内的典型，你现在连说话都跟男人一个腔调了。别动不动就说为了这个家行吗？难道你不结婚就混吃等死了？还不是一样得忙你的事业嘛！心态摆正点儿，咱们信奉 LIT 法则的女人做什么都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别人，老公有不满意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回去好好安抚一下吧！”

.....

“喂，苏浣姐，你好。”在大学当老师的叶子特别温文尔雅。“有个事想听听你的意见。我家田磊想买个游戏手柄，因为太贵我不同意，他就气得不理我了。其实非要买也不是买不起，可我觉得有钱还是应该尽量攒起来，既然是信奉 LIT 法则的女人，当然得有危机意识了，得懂得未雨绸缪才行。万一将来有一天我们俩过不下去了，手里有钱才有保障，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叹了口气：“有危机意识是没错，但你结婚不是就为了奔着离婚

去的吧？就算真的离婚，这些钱你也不可能都带走，你是想尽量给下一任多留点儿？生活总要讲点儿品质，太会花钱的女人也许是可怕的，但不会花钱的女人绝对是可悲的，哪个男人愿意跟一个可悲的女人过一辈子呢？”

.....

看看，带个队伍有多难！每天都一堆鸡毛蒜皮的事儿，平时道理讲得再多，也很少有人能融会贯通地运用到所有事情上。不过话说回来，要是人人都能在婚姻这件事上不犯糊涂、做到游刃有余，我还上哪儿去挣这碗饭吃呢？

我以为忙碌足以让我忽略掉时间的流逝，然而随着窗外的太阳渐渐西斜，我心跳的频率还是越来越不受控制地紊乱起来。

下午5点10分，接完最后一个电话之后，我正东张西望地想要找点什么事情分散一下注意力，门口忽然响起了几下轻轻的敲击声。我转过头，夏一正站在门边笑容可掬地看着我。

我热情地站起身迎了过去，笑语嫣然地跟夏一问候寒暄。夏一比以前略胖了些，倒是更添了几分成熟男人的气韵，衣着品位也比过去提高了不止一个档次。这一次的久别重逢，至少在外观上，我们俩算是打了个平手。

我带着夏一在公司里四处看了看，回到办公室，我给他倒了杯茶。他坐在会客用的沙发上，我则坐回了自己的大班椅里，略微居高临下的视角让我多少找到了点心理优势。

夏一喝了口茶，悠闲地打量着我的办公室：“你是怎么想到要开婚介公司的？”

“有需求就有市场啊。现在剩男剩女都成了一大社会问题了，看着一个个比谁都洒脱，其实心里比谁都着急，能帮他们解决困难自然就能

挣到钱，这道理你应该比我懂。”

夏一笑了笑：“可是不要钱的热心媒婆也多了，你怎么能保证你的成功率就比她们高？”

面对夏一，我好像比在记者面前更有兴致：“首先，我这里资源集中，便于整合；其次，我跟一般媒婆的不同之处在于，她们总喜欢把自己介绍的人吹得天花乱坠，而我却反其道而行之。当然，条件差不多合适我才会牵线搭桥，但在双方见面之前，我会跟他们着重强调对方的缺点，让他们抱着最坏的打算去相亲，而不是幻想能遇见个王子或公主。这样一来，他们很少失望，反而常常会有惊喜，既然不失望，也就顺理成章地交往下去了。”

“聪明！”夏一点了点头，“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你这个公司为什么叫 LIT 婚介服务公司？LIT 是什么意思？”

我笑着摊了下手：“不好意思，我只能告诉你，这是我教女客户们维持婚姻幸福的一个秘密法则，也是我给她们立下的一条铁令军规，想在我这儿找婆家就必须遵守。但是，我这个法则传女不传男，所以不能跟你说。”

“怎么着，你们公司还搞性别歧视啊？那对男客户不是太不公平了吗？”

“嗯，我们这儿不公平的事儿多着呢，比如我们还给女客户提供形象顾问、心理咨询、法律援助等等周边服务，这些男客户一概享受不到，但他们交的会费跟女客户一样多。不过即使如此，也还是有大把的男人流着口水往我这儿跑，因为他们虽然不知道 LIT 是什么意思，但他们却能享受到这个法则带来的好处，这对他们来说已经是超值回馈了。”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更好奇了。这样吧，你不告诉我，我也不勉强你，但我要是想亲身体会一下你这个 LIT 法则的神奇之处，你总不会反

对吧？”

“你是……什么意思？”我一时没从刚才的口若悬河中回过神来，有些迟疑地问道。

“这还不明白嘛，你想想你的公司是做什么的？昨天我仔细研究了一下你这篇专访，觉得我以前对你还真是认识得很不够。看来你的能力远在我的想象之上，不光能给单身男女牵线搭桥，还能教会女人们如何做一个好太太。别忘了我如今也是个单身男人，看了这个怎么不动心呢？你看，我现在钱也有了，地位也有了，身边就差一个称心如意的好老婆了。以我目前的条件，要求高点儿也不算过分吧？简单来说，我就是想要一个绝对完美的太太，既然你这么神通广大，不如就接下我这个客户，帮我物色一个怎么样？”

茶杯里升腾起的氤氲水汽后面，夏一略带挑衅的眼神让我心头一凛——看来今天的所谓拜访是来者不善啊！大意了！我暗自为自己曾经对敌人所抱有的天真幻想感到惭愧。

我有些气愤地冷笑了一声：“夏一，我们姑且不论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完美的人存在，单说以你这种有过不良前科的出轨男人身份，就算真有完美的姑娘，我也不能把人家往火坑里推吧？！”

2

关于夏一的出轨，虽然我在离婚后曾经对我们之间的婚姻做了全方

位的反思，但只有这件事我每次都会故意绕开。它是我心里扎得最深的一根刺，当年火速离婚，也是简单地以为只要和这个男人脱离了干系，就永远不用再去触碰这根刺了。

可惜你自己不愿意去想，却偏偏有人要找上门来逼你去想。那段埋藏了两年多的回忆，随着此刻的愤怒一起汹涌而至，清晰得就像昨天才发生的事。

其实事情的发生是毫无预兆的。那段时间我和夏一的争吵频率已经降低了很多，表面上一切都在朝着和谐稳定的方向发展，其实我知道我们仍有许多彼此看不顺眼的地方，只是两个人都渐渐放弃了改变对方的企图而已。我们维持着一种不冷不热、不好不坏的状态，无论如何，跟整天心力交瘁地吵架比起来，这种状态至少能让我放松些。我以为天底下所有的老夫老妻都终将走到这一步，我以为这就是婚姻成熟的标志。

除了对我不像恋爱时那么热情，夏一倒是从未表现出什么异样，而我也不是一个生性多疑的人，有时候说神经大条也不为过。如果不是无事生非地和闺蜜打了那个赌，说不定我直到今天还安心地活在那段婚姻里，察觉不到丝毫不妥。

那一年，从小玩到大的闺蜜即将和老公移民澳洲，为了冲淡离愁别绪，我和夏一请了年假，约他们小两口一起去西藏旅行。周末我和闺蜜到旅行社办完报名手续，然后钻进了一家街边的小冷饮店，心满意足地吃着冰激凌；座位旁边的落地窗，正对着一间中国移动的营业厅。

闺蜜悠闲地看着营业厅门口熙来攘往的人群，忽然问我：“你说去这个地方的女人里面，有多少是为了查老公的电话清单的？”

我白了闺蜜一眼：“拜托，别自贬身价儿把女人说得这么无聊好不好？”

闺蜜没心没肺地咧着嘴笑：“这种事怎么能一概而论呢？查不出问题的当然是无聊，可要真查出问题来了呢？那得算是有先见之明吧？不

过呢，据说男人的电话清单，十个里面有九个都能查出问题来。”

“别逗了！”我也笑了起来，“十个里面九个有问题？那要按这概率，即使乐观估计，咱俩的老公里面也至少得有一个有问题的。要不然咱俩待会儿也查查去，看看谁运气比较好，正好赶上那十分之一了。”

“好啊好啊！”闺蜜也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主儿，一听我的提议，雀跃得连冰激凌都顾不上吃了，“干脆咱俩打赌吧，没查出可疑电话的得请查出来的吃饭。要是都没查出来，那算咱俩中了头彩了，就AA制去大吃一顿，怎么样？”

“行啊，猪！我看你也无非就是为了大吃一顿找点儿借口罢了！”

我们俩嘻嘻哈哈地进了移动营业厅，报了自己老公的手机号，递上他们的身份证，很快就各自拿到了一份长长的通话记录清单。

闺蜜迫不及待地展开单子，边看边愁眉苦脸地又是咂嘴又是摇头：“完了完了，今天你请客算是请定了。看看，看看，这个号码我没见过，这个号码也很可疑……哇呀呀，不得了，这个天杀的居然一小时之内给同一个号码发了三次短信耶，肯定是个小狐狸精！”

我乐呵呵地看着闺蜜耍宝耍够了，才抖开自己手上那份单子，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却忽然间如坠冰窟，整个人傻在原地，动弹不得。

清单上密密麻麻地显示着同一个电话号码，通话记录不多，绝大多数都是短信记录，时间集中在周一至周五的上班时段，最多的一天竟然发了近百条；也有一些密集的短信记录出现在个别日子的晚间时段，我大致回忆了一下，那些日子不是我有事晚归，就是夏一号称要加班或是去见客户。

这个号码我认识，就存在我手机的通讯录里——它的主人是夏一的一位女同学，半年前从外地来北京工作，一时找不到房子，于是央求着夏一到我家借住了几天。作为女主人，我忙里忙外、热情招待，自己不